

# 轱辘拳：一招一式代代传

记者 汪晨云 报道组 葛锦熙 通讯员 郑委平 文 摄

在许多武术电影里,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演员顺手拿起板凳、木棍等常见物件,与对手一较高下。一套动作下来,行云流水、招式多变,观众怡然称快。

在常山县新昌乡轱辘村,就有许多村民像影片中的人物一样,常年练习拳法,以板凳为武器,代代相传。早在2009年,以村名命名的轱辘拳就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近日,记者赶往轱辘村,探访该项技艺的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章华。



村民们展示轱辘拳。



谢章华(左)教孩子们学习轱辘拳。

## 各大姓氏自成一派

63岁的谢章华迎面走来,脚步轻快。“按现在的说法,我们村可以算是移民村,祖辈都是从江西、福建迁过来的,所以我们说的都是南丰话、客家话。”站在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口,谢章华指着宣传海报栏介绍。

村民习武风气的形成,与村庄的这段历史分不开。

江西南丰有着悠久的习武历史。据《严氏宗谱》记载,严姓族人于康熙六十年(1721年)从江西南丰迁入轱辘村后,村里逐渐有了习武风气。

而谢章华家的谢氏拳法最早学自一位和尚。谢家祖先由于受人欺侮心有不甘,拜一位常来村

里化缘的和尚为师,学习拳法。受和尚点化,谢家祖先学成后不但没有仗势欺人,相反十分注重武德,并考上清朝的武秀才。

“村民无论是从哪里迁来的,都要偶尔回趟老家,步行可能要好多天。为了路上防身,越来越多村民开始学武术。”谢章华说,之后村里的严氏、谢氏、黄氏、江氏等姓氏族人多了起来,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姓氏划分的团体。

由于受教于不同的武者,村里每个姓氏的武术套路一直略有不同。加之当时习武人之间都有着比较严格的宗族观念,拳法套路绝不相互传授,只传自家人,因此一个村庄出现了多个武术派别,大家自成一派,互不干涉。

## 习武是村民的“必修课”

在谢章华记忆里,儿时每到天黑时,家家户户都会关起大门练武,以防被外人偷学到自家的拳法套路。尤其到了下半年农闲时,走在村庄的小巷里,都能听到武术器械的敲打声、村民练武的口号声。而他的父亲、爷爷也会在这时操练武术,幼小的谢章华只能在一旁看着。

过了10岁生日之后的一天早晨,父亲把谢章华从睡梦中叫醒,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就拿了一套练武服放在他跟前,示意他到了学武的年纪,可以跟着长辈习武了。

“我本来没睡醒,可听到能学武术了,一下来了精神。”谢章华回忆,这是村民的“必修课”,所有孩子都向往跟大人一样操练武术。

然而,真开始学武了,谢章华才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,也没有那么有趣。尤其是反复练习同样的动作时,让他觉得有些枯燥。

“很难,要想把整套拳有模有样地打出来,要学很久,这个过程是比较无聊的,考验耐力。”谢章华说,好在村里习武氛围特别好,他不知不觉形成了“不学怕落后”的想法,倒逼着自己刻苦练习。

习武之初,谢章华的父亲曾再三交代:自家拳术只能在自家传,不得传于外人,也不要想着从别人那里去学。对年轻气盛的谢章华来说,这种想法他并不接受,也不甘心一直守着自家这点拳法套路,“自家套路学会了,为什么不能去别家学点?”

于是,谢章华与几名有着相同想法的同龄人聚在了一起,一边切磋,一边学习不同姓氏的拳法,因为大家“学龄”都不长,学得一知半解。“大致知道,大家都是以板凳、扁担为器械,讲究眼法、身法、手法、步法变化,有非常明显的南拳刚劲特征。”谢章华说,村里各家的拳法可以说是同根同源。

## 抱团发展走向宽阔舞台

随着社会发展,村民的想法逐渐发生了改变,不同姓氏之间,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相互学习拳术。

例如,严氏家族的拳法重硬功,基本功练扎实以后需要实践用拳;谢氏家族的拳法对打较少,拳术多技巧。于是,两个姓氏的学武者以对打拆拳路,取长补短。

2016年,谢章华在村子里组建了一支10人队伍,大家以团队的名义,聚在一起交流武术。谢章华作为带头人,带着团队四处参赛、演出。“第一次在常山参赛,拿到了一等奖,提升了士气,也提高了知名度。”谢章华说,不同姓氏将自家武术套路都亮了出来,一起探讨如何增强其观赏性、传承性,顺应时代发展。

数日前,谢章华就带着团队中的三个人赶往

常山县北门街历史文化街区,参加《三衢道中》非遗沉浸式剧目演出。在人群中,他们自信、潇洒地表演了一套拳法,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“通过这场活动,不仅让观众看到我们的轱辘拳,也提高了我们的练武热情,感到更有盼头。”参加展演的轱辘村村民严传童说。

作为非遗传承人,除了要把非遗技艺发扬光大,还要做好项目的传承。近年来,谢章华全年定点在新昌乡中心小学教授轱辘拳,最多时一周8节课,把各大姓氏的拳法融会贯通后,教给下一代。

看着孩子们对武术的热爱,谢章华仿佛看到了自己年少时的模样。他那11岁的孙子,就跟当年的他一样,喜爱武术。“有孩子喜欢,我们的武术就能传承下去。”谢章华笑着说。